3

V.
B1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四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復歲租

二年興營田

正統間

詔墾荒田然塞下尚多棄地又軍中有願耕者苦無耕具于是都御史盛以爲請得五百金買牛千餘摘戍卒不任戰者課之畊歲收餘糧以爲買馬勞功之費田旣新播歲復屢登所省轉輸甚巨盛復籍畫疆畝自記其畧曰凡墾田七千餘頃歲得米粟七萬四千石有奇

文莊記官田曰得米粟若干則本鎮屯田不在中也今鎮費大增而前地莫考於戲田至七千頃豈細故哉固知有所待也然文莊本傳言買牛千頭其自記官地則曰田七千頃似不相合豈傳所言牛自經理獨石者乎今不可考矣

三年置遊擊將軍

選鎮兵精銳者自爲營置遊擊將軍統之前此稱遊擊者所部多京營兵至是始選鎮兵號前鋒云後復增選一營曰新遊兵亦置將統之

四年秋九月釋逋負

五年秋七月鎮兵援延綏

北虜孛羅忽乩思蘭部住牧河套延綏寧夏之間騷然于是鎮兵及大同兵至秋悉赴延綏策應踰春乃還○西援至九年方已後不備紀

何以紀我所急也防守之勞征戍之後古人重焉是故相爲隱痛而一體之義見矣

置分守東路叅將

東路舊有將臣駐懷來城或稱鎮守且罷置不常至是定置叅將稱分守駐永寧城屬以隆慶永寧懷來保安保安新城五城堡○後增屬四海冶堡

六年秋八月復歲租

七年冬十月釋逋負

九年夏四月釋逋負

十年置分守西路叅將

舊亦時置將臣稱鎮守至是定置叅將駐柴溝堡屬以柴溝萬全左右衛新河新開口懷安洗馬林西陽河張家口九城堡○西陽河在萬全右衛西正統間城

十一年冬十二月釋逋負

十二年城四海冶

○四海冶在永寧東

十五年都御史王越來督軍務

十九年秋北虜寇順聖川

由西陽河抵兒嶺入○順聖川本弘州地

二十年兵部尚書余子俊來督軍務

置分守南路叅將

順聖川舊爲牧場其東西城未有官守總督尚書子俊以其軍伍雜居恐生他變又十九年虜寇二城罹害甚慘乃請招募新軍千餘設分守南路叅將駐西城屬以東西城蔚州衛廣昌所五城堡

置懷來衛儒學

二十一年春正月釋逋負

夏四月築長城

尚書子俊上言臣先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或斷山爲墻或立墩挑塹西人至今賴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爲險尤不可緩欲

朝廷不惜小費成此大工使兩鎮之間雄峙足備又曰每城二里須墩一座墩設縣樓以施砲石夫砲石所及不下里餘今以兩墩共擊一空爲守不難其修築工筭則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爲役亦不爲久也

從之

肅敏垣議實爲倡始夫自文王以來所以遏外夷休中國以爲中策無踰此矣論者每每以秦失爲言夫桀紂以才武亡而天下不廢才武徐偃宋襄以仁義亡而天下不廢仁義何秦人一役遂爲長城之累邪噫恃彼不來日復一日玩寇偷時不設中國之險者怠也逞我血氣籍口野戰輕鬬其民不恤虔劉之慘者忍也怵于往事視爲禍階不敢一申其喙以避衆口之咻者私也置是三者而後可以言事功矣

五月京營豆來助役

子俊復言山西荒旱無所須力乞發京營兵助役下是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

子俊不忍山西之災乃須力于京營

憲皇軫念塞垣之重督發遂至二萬勤兵息民均勞謹要固後人所宜知也

二十二年副使毛松齡管事周寧來理軍餉

子俊上言工役既興必得憲臣二人督理軍餉稽察奸弊于是松齡寧至

此固宣鎮有分巡之漸也夫貨聚則弊生物聚則爭作始于成化猶爲晚也松齡寧雖非設官紀之以備一時之制

始賦墾田

子俊令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墾田凡二萬三千七十餘頃請每畝賦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

是時邊土盡闢而順聖川馬房復罷是故墾田出而糧額增也於戲塞下粟一石內境數鍾上也塞田墾則邊儲增邊儲增則轉輸省所關非細也然塞田薄每畝糧三升則似過重矣乎或問肅敏之賦墾田與

文莊之括官地曰官地給耕具以後軍固屯田之意
墾田實民田以起科則正賦之類也二者利
國同而取諸民有間也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置萬全左衛龍門衛儒學
從巡撫都御史張錦請
五年春三月釋逋負
夏置分巡按察司
松齡寧督理軍餉事已輙去至是始議置分巡按察
司歲差山西按察司僉事一員分巡號曰北道後專
除
九年北虜入寇總兵官莊鑑副總兵官阮興禦却之
虜由羊房堡入至鎮城北龍王堂鑑興出戰斬七十
餘級○羊房堡在鎮城北
十年兵部侍郎李介來督軍務戶部侍郎劉大夏來督
軍餉
十三年秋七月北虜寇順聖川
由萬全右衛入
十七年都御史閻仲宇來督軍務
燕對錄曰被虜人回言虜中議搶黃裏黃裏者京城
也又言朶顏頭目阿兒乞蠻與北虜通內閣以

聞且言戶部右侍郎顧佐宜赴宣大督理軍務次日
上召內閣至煖閣指佐名曰是曾差幹事力量頗弱恐
不了此衆舉左侍郎王儼
上曰儼好須掌印又佐留與儼計議事次日
內批仲宇赴宣府
於戲廷臣之才知之必真督軍之任用之必慎故副
使李夢陽曰
上晚年益明習天下事是類也夫
戶部郎中楊志學來督軍餉
志學綜理周密商民愛說之

十八年夏五月都御史琳來督軍務
秋七月北虜入寇總兵官張俊副總兵官白玉遊擊將
軍張雄參將李稽及大同副總兵官董鎮遊擊將軍穆
榮敗績
虜由新開口入至虞臺嶺毛雄合稽及大同兵禦之
虜縱數千騎嘗我軍玉置營土阜虜望見指笑曰彼
自落乾地可立伺其敗也乃合兵圍我軍數重絕汲
道止留隘地一隅時俊別營在外不知其計以兵來
援因與玉合營虜復斷隘道于是內外不相聞糧水
俱絕請軍營中掘井深十餘丈不得泉遂大困爭飲

馬浚咀馬矢至七日天大雨雹賊乃觧去士卒死者八千人馬畜甲仗盡爲虜有於戲此漢虜勝衰之候我國家養兵百年極盛而熸一大變也邊鋒之衂成于是矣時

孝廟殂落

主少國疑合宣大之良殲于一旦至今六十餘年而瘡痍之疾呻吟之聲往往在人耳目邊軍緣此逡巡畏敵無復迎戰矣於戲抱遺方而長號何能已余悲也

附虜嶺敗績論

或問虜嶺之敗曰有三失焉白玉之先據山也張俊之失夾擊也張雄穆榮之不即突圍也何者將勇趙山馬服取勝蓋指合戰頃刻之間資乘高馳下之便非謂衆寡不敵與之持久也今虜衆倍我我不疾戰而欲自處絶地糧糗無門水泉失恃此白玉之膠柱也兵法奇正相生應變不測正以首尾腹背交相援耳方白玉之被圍也張俊所統不下萬人夕方以娛正在今日肉信刻期火攻皷勇或曳薪以揚塵或樹木以疑目無不可者而乃即鹿無虞接踵陷穽奮槊四壁同于自囚此張俊之失機也陷之死地所以求生置之亡地所以圖存焚舟濟河破

釜薄陣無非齊衆心求死戰耳彼虜圍初合我卒未
疲斯時也曉之以虜勢示之以絶糧申之以無援邀
之以共死三軍致力萬衆一心躍馬潰圍分突而出
亦何至日復一日枕籍相望鮮甲逋逃死亡殆盡也
邪此則張雄穆榮之無斷也兼是三失何可求全嗟
乎張穆身死不足惜也而使兩鎮士氣久不能振可
恨也夫故張穆之死不紀言死不塞責也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都御史劉宇來督軍務

宇舊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至是
詔進都御史總督軍務

三年兵部侍郎文貴來督軍務
置懷安衛儒學
四年戶部侍郎胡汝勵來規邊務
時中官劉瑾擅權汝勵其黨也瑾急于富邊汝勵至
遂下搜粟之令閭里騷然咸不自保瑾敗汝勵自殺
乃罷
汝勵曰規從當時
制旨也
五年秋九月釋逋負
置保安衛萬全右衛儒學

六年夏六月鎮兵南征

賊劉寵者起自畿甸流刼郡縣討之不克至是調鎮兵南征

嗟夫鎮兵勦賊人皆以爲獲功矣而識者有隱憂焉弛邊方之備起藩鎮之心示中原以弱也而況所統非人殺戮慘酷至有大櫛小櫛之謠乎近時大臣尚有以爲名將而薦之朝以欺天下誤

國家者亦獨何哉紀曰鎮兵南征不敢沒其實也

附鎮兵南征論

於戲京師元首腹心也邊鎮喉項肩背也中原省府四肢手足也元首腹心足以制喉項肩背而運四肢手足此無疾病之人也以四肢手足供喉項肩背喉項肩背利元首腹心此善療之醫也今移四肢手足之病于喉項肩背舍元首腹心之衛而理四肢手足恐非計之得也顧此失彼之禍縱無居重馭輕之勢大乖矣故自六年之南征也而邊兵有輕中國之心馴至雲中之變惜乎當時之不講于是也或曰白刃目前不捄流矢不召外兵恐未能即殲此賊也曰

國家全盛治具畢張鳥有目前之刃也草間牧豎盜弄鼓鼙命一良將破之有餘矣何必紛紛召外兵邪夫

兵勝在將不在兵也韓信以市人六朝以江右岳飛
以南渡我
太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南產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命
將得人則一號令而旌旗變色三令五申可以驅之
水火矣何邊兵而後可用邪惜乎當時之不講于是
也

八年秋八月北虜入寇
由白陽口入

九年春正月釋逋負

夏六月北虜寇順聖川
由右衛入

秋七月北虜入寇游擊將軍張勛倪鎮死之
虜由膳房堡野狐嶺入掠鎮城至蔚州復由順聖東
西城以出勛鎮出戰兵敗死之時復有順聖西城守
備廉虎東城守備田琦俱沒于戰○膳房堡名在萬
全右衛北成化間城

都御史叢蘭來督軍務戶部侍郎侯觀來督軍餉

十年秋北虜入寇都督劉暉來屯
虜由大白陽入叩居庸至八達嶺先是兵部尚書王
瓊聞虜渡河置帳請命暉及叅將桂勇賈鑑閱視京

營兵至是命暉等來屯虜尋退

鎮兵入宿衛

陝西遼東宣府大同各千餘名號外四家營

曰宿衛所以別于宣德之番閱也而幸臣之倡端主

兵之阿欽有深罪矣

十一年秋七月北虜入寇

詔總兵官潘浩立功自贖

虜由岔道懐來入分兵虜掠由是東至隆慶來寧西

至保安悉被殘害居庸震動其入也六日而鎮兵始

出陣兵部劾奏總兵官潘浩怯懦

詔立功自贖

寇至書戰常也其勝負不可知亦其常也未有書立

功者曰

詔立功自贖有所規也其見將臣之失律而

國網之頗疎與

北虜寇保安指揮朱壽死之

虜寇保安壽受節度以兵赴援至賈家灣與虜遇戰

十餘合虜稍却後虜騎益至壽衆不敵戰死

八月兵部侍郎丁鳳來督軍務戶部侍郎楊澤來督軍

餉

宣官張忠都督劉暉來屯

一時軍需至六十餘萬計

宣官鎮守宣德未事也其出將則正德間事也一則

宣皇彌留之際一則權奸用事之時吁可慨也夫

冬十月揀閱鎮兵

總兵官朱振以軍中司伍強弱相雜會撫臣檢閱精

壯者爲前營次者爲後營前營出戰後營爲援

立前後之營存分番之用而無取舍之跡倚着之秘

亦庶幾乎更出之意矣鄉人稱振有犬馬之才而鮮

忠貞之節所謂才此類是也自後前營恒統于總兵

後營則隸于鎮守出戰爲援之畫尋失之矣

十二年北虜寇洗馬林守備張杲禦却之

虜數千騎由北山西河入杲以五百騎禦之至饅頭

山虜四面合圍杲一矢斃其鐵騎畧陣者虜漸引去

張杲一矢之功何足深錄曰小將之奮大將之置幟

也小戰之利大舉之伐謀也

十三年春二月須應援節度

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

部不明遙制不審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

綏三鎮撫鎮各先整餙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

聽宣大調用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費儲備後期以失事機

此恭襄公經畫也嘗考之故牘詢之土人正德年間補固漏隙扶持傾側公力多焉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潘浩之失機主朱振之簡閱即生口以度虜情稽道里以謹徵調是皆不可忘也

夏六月

車駕幸鎮城

秋七月建鎮國府

及營安樂堂諸

皇店積貨征商號爲宮市

十四年春二月饑

兵部侍郎馮清來規邊務

秋七月河南戍兵不至

宸濠之變河南戒嚴乞留班軍戍宣大者

詔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大饑

今上皇帝嘉靖元年復歲租

詔正軍功

正德間閹宦用事諸報效奏帶人往往籍名各邊偽

上首功或一人数處或一時数名併功授職極爲濫
冒又
賜姓人廕錄爵銜者衆至是悉革正其舊有軍門辦事
皇店掌理諸名稱者仍置之法初鎮人徼倖于此者率
貴盛一旦權行閭里道路以目至是邊人始有生樂
合掌嘆服以爲爲天道難欺
國法有在云
於戲此我
皇上登極初政也盖自劉瑾之擅權閹宦開賄賂之門
南征之濫賞軍伍半斜封之授是弊也幾遍天下而
邊塞爲尤甚何者鎮守分守守備諸閹盤據于斯土
而江彬又以土人播弄威福于上是故四家之京操
邊塞之悍悖者也諸閹之奏帶邊塞之狡猾者也辦
事掌理等項邊塞之富室不安其分者也由是虎冠
之吏攘臂自雄武斷之夫接踵道路矣不有
初政其將何所極乎於戲
二祖驅胡闢土拯邊人于左衽
皇上殛惡明憲安邊人干重足是
二恩也邊人執鋭披堅折衝禦侮雖肝腦塗沙塲不足
爲報也謹紀之以告後人

置分守中路叅將

時議者以葛峪堡大小白陽之間爲要衝于是置叅將駐葛峪堡屬以羊房青邊常峪大小白陽趙川七城堡及隆門關

三年北虜寇龍門守備馬驥禦却之

虜由許家衝入寇龍門驥以兵少不敢戰度虜必由舊路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間驥濬壕深二丈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繩牽蟻渡而去土人曰是時得官軍一營至則虜可殲也

蓋嘗聞邊人之談虜情者矣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又曰鎮守戰原野撼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溪岸盼言所統既寡則相機其宜也若驥者其足以知此乎紀之以爲小校法

五年頒敬一箴于儒學

皇上御製敬一箴以明心學

從廷臣請

頒于天下儒學立碑訓刻于是生儒悉得誦說

此我

皇上建極之心法錫厥庶民之元命也於戲邊塞之民

變華而夷由養而教蓋自三代之後沭君人者之德未有深于今日者也噫何以報德曰賢何以致賢曰學爲學之道敬一而已

六年春正月劉源清爲巡撫都御史

二月釋逋賈

北虜寇葛峪叅將關山王經死之

虜大舉由毛家溝入寇葛峪時諸營兵未至山獨將所部不滿千人直前突戰虜見兵少合圍數十重矢下如雨會風霾兩軍混戰山遇害經西路叅將也關寇率兵援山至華家營遇虜亦力戰而死山經之死其忠義之激乎蓋至是則正德之濫功盡華邊塞之賞罰大明行伍浸浸乎生氣矣而力不從心竟至隕沒可惜也哉

七年秋九月滴水崖亂兵伏誅

滴水崖軍人賈鑑錢保等與市商訟不勝因激怒衆曰我輩出死力捍地方商非土著人坐肆網利反蔑我輩邪遂聚圍商居掠其貨縱火焚倉塲嬰城且曰兵至即走胡時官兵在境外燒荒巡撫都御史源清聞之大駭密遣人至境外檄副總兵劉淵叅將李彬

曰事已無歸鎮便可出間道至滴水禽諸惡也淵等馳赴之故作亂之二日兵即至城下彬部卒飛石墜其陴衆遂附登已而淵至呼曰兵一入所殺豈止亂者邪又能止焚掠邪衆乃止于是令城中曰撫臺已得情所禽止鑑等十八人耳餘不問也鑑等夕自殺門開淵整兵入禽未死者數人送鎮斬之一堡悉定

○滴水崖在鵰鶚東弘治間置

是役也微撫臺之間使則諸惡北奔微副總兵之下令則闔城就戮故至今土人稱二劉公云

八年春正月作褒忠祠

都御史源清上言彰往所以勸今表忠所以厲俗本鎮爲

國後門捍禦北虜歷年以來將帥士卒宣力効忠伏節死義者不可無祠也

詔從之于是源清毀遼祠爲褒忠祠祀將臣譚廣薛祿而下軍士穆得海王羊兒而下若干人近時如關山王經輩皆在列

於戲是舉也得風示之道焉燕趙重氣節固可以諳是與祠成赤城守備劉傳與虜戰傷重力疾具狀撫臺曰死不願他得入祠足矣又近年有主將懦不進

兵者還鎮卧疾士人喧曰彼夢爲褒忠祠所建治於
戲此所謂人心不可死者邪則是祠之建爲有作矣

罷監鎗分守宦官

特御史毛鳳韶極言宦官出守之非且曰兵不額增
餉不廩實而使刑餘不任之人坐食其上旣不可責
其戰功又不可屬之吏事一職數人一城數職是坐
困也而況依阻爲奸漁獵所部其爲罪狀又可勝言
邪部議韙之因覆議曰塞粟一石中士數鍾邊軍一
人供戶百輩于此省節邊方對症之藥也乃罷監鎗
分守諸宦官宣大各留鎮守一員

鳳韶之抗詞部臣之覆議洗百年之積弊成
中興之韙圖有足嘉矣而惜其未盡也夫臨斗極之輝
者其光耀不恒張負乘載之資者其爪牙不備具夫
宦官者出入宮腋親近
至尊之人也夫出入宮腋則根盤易深親近
至尊則威權易震今京營之號令進止每每其人厠之
而復使之茲千里之外臨邊鎮之重擁兵內顧首尾
相資幾何其不大僨也故副使李孟陽有言曰騰驤
四衛謂之內兵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宦官者陰狡而
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

徒其害可忍言哉又曰錦衣衛爪牙之司也宦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宦官叅之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四衛之氣驕者不可使之率而邊兵固可將爪牙精騎之司已足寒心而鎮守之權固不足以動慮乎惜乎當時之言不及此鎮守之罷尚徐徐也

九年夏六月北虜寇馬營赤城守備劉傳禦却之

虜以三萬騎入馬營叅將兵被圍傳聞傳砲耶率所部才百数十騎赴援中途逢虜直前搏戰虜圍之数重傳令士皆下馬步鬬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長虜咬指引去傳身中矢如蝟毛其中髀者透骨比徹圍血滿靴機甲裳亦赤卧瘡月餘卒傳吾蔚人也蓋至今虜中稱髯那顏云身雖不免而其解重圍走強胡功不細也褒忠之附可以無怍也紀曰虜寇馬營赤城守備禦却之其急難忘身不以人已介之義見矣所以深許之也不曰死重退虜云

十年夏六月城黑石嶺

嶺居蔚州南山中距蔚七十里南距廣昌縣亦七十里兩山對峙甚嚴比至嶺有岐路旁通盜時竊發至是都御史源清議築城嶺上置把總官分蔚衛及廣昌所軍防守

夫黑石嶺即古飛狐口也以險聞于天下豈惟防胡竊封殖紫荆無以踰此土人曰宣大通中原惟有三門居庸當其後紫荆值其前由居庸者必于鷄鳴由紫荆者必于黑石嶺噫是所謂地利也

十三年夏四月

詔巡撫都御史源清總制軍務

被虜人田言虜且大舉鎮人以聞

朝議以源清巡撫久諳邊務遂有是命會大同變作遠邇恃之祐

命總制以備北虜也命下而虜警寂然于是有謂源清張虜勢以邀進階者矣於戲提兵重任也邊塞難地也彼胡自謀而顧身其重且難邪當雲中之變也道路譌言籍籍不一有謂鎮兵與雲中有謀者有言虜且入者有言

國家議棄宣大不守者有言即用兵必盡屠兩鎮人者部勒諸軍開示禍福不有斯人吾不知其如何矣由是兵不加籍將不加選數萬之衆合于城下固雖廟謨之內定而實任事之有人也於戲是命也固有天意非偶然者不然則幕府羅置久矣胡一

旦與變偕邪論者憤圍城之不下謂開府爲非宜咎
南關之殺傷指用兵爲邀利是于天道人心未究其
極也

秋八月復歲租

韓邦奇爲巡撫都御史

冬十月鎮兵西討

時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十三年冬十月更城趙川

巡撫都御史邦奇巡按御史蘇祐議曰趙川全鎮要
地也賊從此入則東掠鷄鶏西掩鎮城宜重據守示
以形勢舊所置城不稱屯兵寡不足防禦乃更城增
置屯卒

十一月城李信屯

亦都御史邦奇議募人耕種立屯
按二堡城于一歲設險招屯皆有實效十九年虜寇
還過李信屯屯人以白挺出禦虜棄重而奔自是本
鎮稱信屯挺手於戲韓魏公刺民兵其意蓋如此也
是故苑洛公之經畫不可忘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復歲租

十二月郭登庸爲巡撫都御史

十六年秋八月北虜寇右衛總兵官張鎮參將張輔國敗績

虜伏兵右衛城東柳溝而以數騎近城輔國新進甫任兵事不審虛實遽驅兵追之至柳溝伏發兵大敗死者千餘人輔國亦沒由是右衛軍鋒頓挫報至鎮城大震時鎮亦初總兵事聞之色喪馳見巡撫都御史登庸曰禍至矣奈何登庸怒曰尔婦人邪聞敗不提兵往援而但憂禍至邪鎮不得已出兵至水關懼不敢前輒報虜退而還其次日右衛人咸出收葬死者虜復至仍驅之去于是巡按御史閻鄰劾奏鎮縱追逸賊輕退失關械繫京師

右衛僨師輔國無謀也何以首鎮曰鎮爲大將聞警而不捄旣出而不前易地較之浮于輔國也

罷鎮守宦官

前罷宦官鎮守楊誠頗勤慎留之至是以虜入亦罷

十七年夏六月北虜入寇總兵官郝鏜敗績

虜至鎮城北時鏜代張鎮素無望且將由賂授軍士輕之莫有鬬志鏜復不身先令坐營指揮周鏜以本營精銳往至姚家莊未陣虜縱騎蹙之兵遂潰周鏜沒北鏜出師虜去遠矣事

聞械繫京師

春秋書追戎罪失寇也鏜爲大將不以身先憤軍殄民師出無及罪也而況威望未孚號令不信軍中目爲債帥也邪

秋八月北虜寇隆慶參將丁璋敗績

虜潛師夜入抵州城入郭璋聞之倉卒出戰時部曲逸散所率不過家丁戰又不利城中大懼會虜自解去璋身被數瘡然素有勇力亦手斬八級

前此余聞軍中之論邊將也曰徐珏整而有謀紀律素定丁璋勇而玩寇斥堠不施以爲一時之論未大然之也及是乃信於戲軍中不有公論邪

冬十月北虜寇深井總兵官江桓敗績

虜寇深井殺掠甚衆掘窖搜藏粟載以革囊至清水河桓將鎮兵及所調大同遊擊畢集列河上凡九營時天寒甚河氷新合滑不可渡虜望見大懼刃囊棄粟如丘諸將共議曰我乘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桓素怯懦且業以隆慶之役獲愆無戰情令諸軍曰但堅壁有罪老僕自當也會遊擊章鎮參將李彬等喧于帳下固請以家丁出桓拔刀曰諸君不哀憐老子欲重其辜邪即桓死于諸君何有鎮等嘆惋而退虜

見我壁不動分勁騎掠前營前營者桓營也營脚動諸軍方議援之虜已魚貫而渡畢渡勁騎亦引去初虜至有被驅婦女千餘人在營見官軍自分得生及渡皆南向痛哭聲聞數里

此清水河之後也論者以爲自景泰以來得胡之便無踰于此虜深入馬疲一也近塞敵遁無闘志二也河氷初合滑不可道三也我兵大集九營同列四也縱之前驅邀其半渡五也吁桓罪深矣

所敗績對或問師大奔曰敗績鎮之失援于輔國誰有殺毒而兵未交綏桓之堅壁于清水誰失事宜而兵無損失至若周鏜之喪敗則鏜不在師咸書敗績乎曰績者功也所謂可成之勲也敗者隳也所謂隳可成之勲也夫喪元者不廢勇名左次者亦云無咎而何以曰敗績蓋嘗質之古矣成師而不能陣陣而不能整見機而不能決決而不能速或亡已乘之資或失可乘之會皆所謂隳可成之勲也是故苗民逆命師不利矣退而修德則遠自此格孟氏攻臺都不隳矣退而爲政則魯自此彊鄭雖無戰久戍而奔其名曰棄鄆雖無寇叛上而去其名曰潰此先聖所以垂萬世法也於戲傳也馬營之戰身死而曰禦郄輔

國梆溝之後身死而曰敗績與茲三將之書或以罪首或以失機余何敢私其進退哉

十二月復歲租

十八年春二月兵部尚書毛伯温來督軍務

三月兵部尚書翟鑾來勞將士

時

車駕巡幸承天府特

命鑾行九邊宣布

德意勞賞將士鑾以宣府重鎮首至留數日畢事去

嗟夫

國家之待邊塞可謂至矣居常有餼廩之供臨事有犒賞之及

車駕幸承天耳而

聖心軫念邊土重臣乃來采薇以下治外其是之謂乎

秋九月置分守布政司

尚書鑾行邊還上疏曰宣府生齒日繁供費日廣方面臣止有分巡僉事一員恐不暇給夫

國家置守巡于諸道所以督糧儲理獄訟不可偏廢者也宣府獨置分巡臣愚以爲非制也乃

詔置分守布政司叅議一員給

勑行事視分巡

十九年秋七月北虜寇右衛總兵官白爵敗績虜遂寇廣昌參將喜鎮徐珏邀擊敗之

虜由右衛紅糖口入爵將鎮兵一接戰不利虜遂大掠而南踰十八盤渡口過蔚州進薄廣昌殺戮極慘毒又欲循山而東犯保安懷來諸處爵尾其後不復進鎮計曰虜衆尾之無益也乃分精騎伏蔚東山下時珏已遣兵斷美峪口于是虜不得東先驅入山者多棄馬步返鎮因邀擊之于大比莊敗之斬二十餘級虜引去

嘗謂與虜戰之道利于險阻而不利于平原利于夜襲而不利于晝接若鎮者其庶幾斯道與或者乃議其不能止遏虜衝獨事狙擊以爲功其殆未嘗虜鋒者也夫爵以鎮兵萬餘尾虜後曾不能向之一發矢而鎮獨分兵旁伏多方取之其得失何如也諸軍皆是虜敢四掠邪虜不四掠安所得利而數數來邪鎮死矣而當路者始議兵之奇正尾伏與鎮意同於戲安得起之使效用于今邪珏得並書東封之固邀擊之勛也

二十年春三月兵部尚書樊繼祖來督軍務

秋七月總兵官白爵出塞擊北虜敗之

時俺荅不孩由陽武峪南下掠太原爵偵知虜幕近塞自率精銳襲敗之得百餘級駝馬千餘虜聞之遽出塞

爵之出塞攻所必捄固兵法不廢者也是後虜每入寇必先置其家于北漠北漠時有他盜虜亦苦之

八月陰霜

九月叛賊張雄伏誅

雄與僧人王姓者結庵隆慶之青風砦州人劉伯川趙天祿輩尊禮之聚衆旣夕遂謀不軌雄衣黃出鐵印署伯川輩偽職謀潛使人約胡守備丘陵知州辛佳聞變使軍人徐龍往從之潛爲內應陵隨以兵至擒雄等送鎮伏誅

二十一年夏四月兵部侍郎翟鵬來督軍務

五月客兵大至

時邊警屢報總督侍郎鵬調遼東延綏寧夏及真保定客兵凡十營至分布宣大隘塞率過秋乃還

何以紀急我也猶我急之也而供頓之需儲備之耗可以類推矣曰客所以別于我兵也終紀稱大至者二永樂之轉輸近年之客兵而已轉輸以俟北征客

兵以備南寇可慨也夫

二十二年春三月總兵官郤永出塞襲擊李家莊諸虜

初李家莊塞外有住牧虜數百朶顏別落也善盜塞邊將鼠竊防之然此虜不通諸大營虜亦能盜大營虜馬大營虜覺追之入險輙不能逼其地可糜漸有板廬每當盜馬過我墩呼戍卒曰往大營盜馬無南事也其還亦然狡而善射故不爲大營併而北路以此鮮大寇論者以爲宜撫虜之使爲我用然邊將貪功者恒系顚馬至是永以兵出塞襲擊之斬四十餘級而還永之斯舉不惟失李莊諸虜之心無以成撫虜之計抑使之飲恨于我盜邊日甚或自虞孤弱求合大營所失非尋丈也勝負不書不俟勝負而功罪已可知也

夏五月客兵大至

凡六營

秋七月鎮兵乘塞

舊鎮兵皆團操鎮城有警出戰後虜患漸熾亦往往夏秋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總督鵬及撫鎮建議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入冬而罷

九月乘塞兵還鎮

犒乘塞兵

人給帑金

二十三年夏五月客兵大至

凡六營

六月鎮兵乘塞

秋九月乘塞兵還鎮

冬十月北虜寇膳房總兵官郤永敗績虜遂寇廣昌戰

鋒官李彬死之

虜攻膳房堡永督參將祁勛禦之永既素無紀律勛

復貪縱士不用命虜遂潰垣而入永懼合五戰鋒一

副總兵兩遊擊三參將之兵尾虜後虜過蔚州聲言

南下遂抵廣昌攻破三家村堡殺虜三千餘人紫荊

震動會虜馬疲拔營歸而五戰鋒之師值之李彬戰

死餘奔山陳師自遠獲免初虜以太原殘破平陽塗

遠又連年入寇皆于秋初雖籍牧田野而不利霖雨

故謀東入且于冬深又用馬馱草繩長數丈曰嚼馬

而飲之水可支數日既至蔚叩南山見峻隘不敢入

乃西出紅沙坡紅沙坡路坦而遠凡五日乃至廣昌

虜酋怒欲斬鄉導者乃急攻三家村會食而退時紫

荊初掣備故論者以爲非蔚南山峻隘幾致大失云或曰鄉導者即叛賊王三也○五戰鋒官李彬董暘李塘張忠江瀚皆以罪人拔用

附尹畊九宮私記

庚子冬十月丁丑虜寇至蔚州循山而西戊寅郤總兵者以鎮兵九營至郤飯于城中畊往見之少間進曰君知鎮帥而下罪至死乎曰不知也曰

國家寵將養士百十餘年歆以扞虜也今虜入不能扞罪也然尚可委曰疆場之常也夫邊塞郡邑未有加于蔚者雖虜所垂涎亦未有加于蔚者今虜過蔚不掠豈舍蔚乎所謂志不在小也志不在小則將叩紫荊聞紫荊已弛備而君所遣諜先虜一日耳則紫荊可虞也夫不能扞虜于境上而復任其深入以震搖都邑非

國家所望于將臣者也故曰鎮帥而下罪至死而君不知也郤蹙然少間復進曰君知鎮帥而下尚可生乎曰不知也曰虜初志欲從蔚南山抵紫荊也懼于險隘今道紅沙坡矣紅沙路遠非四日不能至廣昌也君何不分兵令副總兵者以二三營尾虜後旗幟鼓吹無減于今而自以精騎開北口走黑石嶺直趨廣

昌則一日可達也飼馬城中連營山麓虜一入境砲火震天組練蔽野虜固不能測君之兵從何而至也夫以山行數日不食之馬而當山下駐營之軍且虞副總兵者邀其後也虜必遁矣令副勿遏歸堅壁其旁而旗鼓若將向之者虜遁必速半遁夾擊虜可破也故曰鎮帥而下尚可生而君復不知也郤曰唯唯然竟不從旦日九營者復從紅沙坡尾虜去後聞虜五日甫達廣昌人馬饑疲乃急攻三家村鎮兵在後無能救也村破盡殺所獲食之纔飽而已乃拔營還而戰鋒兵值之獨李彬搏戰見殺餘四營登山以避虜亦決去不之顧故士人曰不斬郤求則三家村之憤不消不斬四戰鋒官則李彬不瞑目也

叛賊壬三伏誅

三大同人犯罪逃虜中以中國虛實告虜且教之深入數爲虜鄉導連歲犯太原平陽及聲言入寇真定臨清皆其謀也

詔縣賞購之是年寇回虜衆過東城三以數十騎叩水地堡自呼其名曰我大同人也速飲我酒時大同參將張鳳兵駐堡中堡人劉伏玘者老矣私謂其子曰即禽是張在堡必不破也乃具酒匍匐以獻時三巳

醉憒矣玘頓首示懼三麾其騎令却玘復懇以畏刃三見其誠業已老易之觧所佩擲遠地稍前就玘玘佯酌酒拉之入堡堡人皆鼓噪登陴鳳亦令士卒舉砲虜騎立視良久去于是撫鎮檻三致京師伏誅

十一月兵部侍郎張漢來督軍務

二十四年春正月地震

二月兵部侍郎翁萬達來督軍務

時邊方夕故軍政廢弛總督之任值者推避萬達聞命即至其謝疏曰方今地方邊事之故借箸難詳將來設施措注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欵持永安必畧近效識者傳誦以爲名言

三月併民堡

邊方村落夕民堡緣役起閭閻謀鮮周密亦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虜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動千數百人至是總督軍門下令合併其孤縣寡弱度不可守者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衆立法曰守陴之衆每五十名爲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

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攝守每隊爲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分其衆爲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夕造火銃飛砲佛朗機之類分給堡寨此督府經理民堡使自爲守也盖嘗聞虜之攻堡矣聲其諸虜而掩其一隅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定守往往擾亂以墮其計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於戲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况于守邪

夏五月客兵至

總督蔣達以爲兵不精則衆不若寡食不繼則遠不若近乃省調客兵是歲止四營至

六月詰邊

近歲偷玩盤詰鮮實奸細得行爲虜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于是督府下令詰邊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塞外夕方巡徼于是境上始嚴虜莫能窺我虛實矣

秋七月須乘塞節度

總督侍郎萬達上疏曰當今之急富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關宜以守待戰畫地而聯戍數年以來各鎮將臣力主擺邊已成故事驟焉更之百爲未備群志未同譬若理繩急之則亂故因事而稍爲之

通補偏而耶救其弊不惜勞費兼用恩威庶先聲可以懾人伐謀足以制敵乃下令分布諸將定所將夕寡擺守遠近及諸擺守節度

此督府潤色擺邊使有實效也蓋至是邊兵始知軍令云雖然擺守非督府意也不得已也其言曰宣大以戰爲守諸關以守待戰斯不易之定論乎於戲即已然之勢爲通變之方施一勞之功成永逸之績是豈易易者邪

鎮兵乘塞

八月犒乘塞兵

往歲乘塞兵必有犒然罷後始給頗稱後時總督萬達具奏曰賞以酬勞亦以鼓勇方其入境將有事于戰鬬之時因而勞之彼當懷挾纊之恩思敵愾之義設有謾期及兵羸弱則靳勿全給固亦寓激勸之微權也若後終畀之則恩先之意疎風勸之機昧矣又曰均一賞也與其後時而無益孰若先時以勸勤從之

蓋嘗謂古人于先後着有神權焉却藩鎮之獻者宣犒鎮軍勞街亭之士者留作春賞故漢唐賴之稱良將相也督府此舉其深識夫此與

北虜寇膳房堡總兵官趙卿禦却之

鐵襄門鶉鴿峪之役虜敗衂出塞詳見大同紀督府乃馳檄喻總兵官趙卿曰是必移兵東寇不可不備已而虜果至膳房堡卿督兵禦却之虜益東卿亦益東至張家口復仰塞攻不利引去

或問移檄之中發縱之功也何以書卿曰本督府推功將校之心以爲用命者勸也

九月乘塞兵還鎮

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寇至于是當事者不敢主罷戍邊塞寒苦秋深凜烈總督侍郎萬達奮然曰

明主可爲忠言要之雖噎無廢飡也乃上疏曰

國家禦虜四時不徹備而獨曰防秋者以秋高馬肥虜時深入特加嚴耳然往者罕調客兵且不乘塞近因賊勢縱横二議遂作勞費數倍已覺不堪又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非用武之經可繼之道也夫客兵承調去家一二千里主兵擺邊遠者亦不下三四百里朔風凄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腹徒延詒有脫巾之訴何以應之夫使之不以其時散之不由其舊雖有不可測度之恩威而竄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萬將不可禁也彼時盡置之法則太苛遂釋

其辜則啓玩萬一不忍饑寒不俟命令哄然解去所損豈其微哉故乘塞兵入冬不可不罷也然臣所謂罷謂罷異鎮客兵及遠地主兵耳至于本路土兵則仍其舊邊事有常存警不廢前歲一報掣兵諸防悉解事起倉卒束手無措臣以爲未可與今日同論也于是乘塞兵罷還鎮

冬十月勞總督侍郎萬達

勑旨有鐵裹門鶉鴿峪陽和川諸役爾萬達躬環甲冑督厲將士始伐虜謀繼收戰績盡心體國功可嘉尚

諸語

頒招降賞格

先是歸正人至境上墩軍以爲奇貨往往執殺僞首功遂有南望號泣不敢近塞及乘間竊入被執抵爲虜諜者總督萬達曰首功賞重招來賞輕小人惟利是趨其勢必至殺降以邀重也乃議定招降賞格曰遠哨人于大邊外招降人至者壯男子與五金幼弱婦女三金同行人衆壯男子每一人遞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婦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墩卒幇送者壯男子三金幼弱婦女一金同行人衆亦遞加有差頒布諸鎮路行之于是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

是不惟全生命而革偽級惜官祿亦鉅萬也
嗟夫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萬死
爲謀竊命南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爲流涕者也登我
垣塞如覩所生而克悖墩卒殺之以規利貪淫將校
縱之以邀功夫禍莫大于殺已降而況歸正人乎逆
天招災虧仁干憲至是極矣督府賞格一頒咸保生
活其斯爲陰德與紀之匪以揚公示後人也

二十五年春三月築長城

宣府長城歲久傾圮先巡撫都御史楚書王儀奏請
脩繕西中路者然未詳酌事宜審畫形勢又規制不
定督驗失嚴間有要而見遺繕而復壞者戍守病之
總督萬達既建議築大同長城敵臺暗門悉有定制
復自計曰宣府西中路與大同西路接境若舉此失
彼則遺虜入矣且宣府諸路地形夷險隣虜遠近者
各半今縱未能一舉大成以全形勢而于其夷且近
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幾何不厚悞軍機邪乃具議
曰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
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永寧四海冶諸
處宣府次急者也其餘北東路諸處則又稍緩者也
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援

者留候他舉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築之
役全在得人經營得失之間非止費用省濫視以爲
差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萬矣臣以一人兼總
四鎮戎務敢湊簿領煩猥耳目心思勿所不逮乞
勑撫鎮諸臣暫輟他務注意邊防必期費省功倍一勞
永逸也

從之

此宣府長城之築爲始條理也何始于此曰予後往
年之後爲制頗疎書儀近日之舉不稱其實蓋至是
始以地險爲戍守之資城臺爲地險之實西路之塞
舉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節度

時長城之後宣大並舉西路洗馬林西陽河者兩鎮
接境也始大同長城議自高山口遵山麓而東至水
磨口又至李信屯以與宣府接雖土地平坦易城而
界西陽河于外巡撫都御史孫錦曰是棄西陽河也
堡中生齒數千家膏腹地且千頃推而遠之無乃不
可乎然使大同邊北出不界西陽河于外則山險中
斷應援不便大同以爲爭持議不決于是總督侍郎
萬達下教曰地不可棄兵必有援徇宣府疆域而置

大同戍卒于絶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應援而置宣府西陽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狥宣府兵便大同是爲兩得乃修邊自水磨口而東北踰山至馬頭兒地又度溝而北至宣府鎮口臺邊戍屬之大同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著令曰居常戍不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墻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由是西陽河人喜不見擯歌舞稱慶而大同戍卒知宣府應援之兵密邇亦恃以無恐是舉也微軍門紆謀幾兩失之

此督府節制兩鎮爲之畫一以便機宜也嗟夫桑筐致釁鷄距起尤封疆有嫌夕殆于細而況戎旌摩壘戍燧時警不有畫一或成觀望矣委曲取衷盖有不得不然者也雖然諸公集議纖芥不遺豈以其身不能相恤邪慮在後人有所失得耳大臣體國是之謂乎

五月大掄將領

給事中李文進御史趙炳然上言將必得人斯無僨事宜下總督撫巡考察將校上自參將下至把總官人加品題定其黜陟于是大掄

六月客兵至

被虜人回多言虜忿于鐵裹門鵓鴿峪之役行且入寇俺荅不孩已悉衆渡河而東于是復徵兵凡五營至總督侍郎萬達上言曰殘虜遊魂不忘南牧民貧費侈勢不獲已乞罷河南山東防秋兵省其財力以給邊鎮時論然之然是歲虜雖駐牧窺伺不逼塞此督府籌酌財力通天下爲之計也夫事有表裏勢有緩急廣武之師相拒而關中之餉運連轅祁山之師六出而成都之耕桑被野古人舉事莫不皆然要之外所以扞內內所以供外也北虜桀驁稍相輘軼其急在于任賢將飭邊兵明賞罰作勇敢一戰而驅之出疆有餘力也遍築堡寨于中州大屯民兵于近省或者慮之過乎於戲宣大以戰爲守諸關以守待戰罷河南山東防秋兵省其財力以給邊鎮斯二言者可以告諸萬世也

秋七月鎮兵乘塞

城松樹君子堡

宣府北路號稱孤縣北路諸城馬營爲要馬營北舊有二堡東曰君子西曰松樹在兩山之間南通馬營土極平饒夕警以來堡棄不守先年總督翟鵬曾議修復會虜寇止至是總督侍郎萬達下令咨議咸曰

復之便乃遂城之置把總官

遊擊將軍呂陽北路參將董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諸虜敗績

初督府議曰宣府所急者西中路北路雖隣李家莊鼠竊虜耳故邊後始西路次中路今歲分布諸將署陽屯新河口麒留本路陽比發請于撫鎮曰必立功以報

國撫鎮壯之至是陽與麒出塞襲擊李家莊虜斬三十餘級而還會大雨虜追及兵不能戰遂敗麒懼先入塞陽亦間關獲免守備陳勳死焉諸騎兵死者百餘人于是軍門論陽作偏貪功廢謀輕舉麒見虜先回不援後拒悉抵罪

尹畊曰余猶聞督府之論李莊虜也其言曰處結巢之虜易處無巢之虜難夫結巢之虜必有顧藉小犯取之以計大犯震之以威李莊諸虜有鼠竊而鮮豕突自爲生而不合大營者結巢之故也其盜馬往反呼以告我慮我之覆其巢而以苦大營結我歡也故曰覆其巢不若畜之以示惠滅其類不若留之以自藩閒嘗嘆服以爲至言呂陽此舉負公成筭矣雖掃穴而空之斯不免焉稷之誅而況追至戰却有所損

失邪嗟夫陽之始爲大言固已畜李莊之謀李莊之謀則踵郤求之故轍也夫求之爲人怯于禦強而勇于貪弱宣鎮之武臣憚于受約束而樂于從求其所由來非一日矣於戲閑住京師不令在鎮此督府之慮所以爲得也

八月北虜寇雲州赤城守備易綱戴綸及陝西游擊將軍陳言擊却之

時西中路長城成虜莫能犯乃伺北路會北路兵集西偏耿役虜遂由青泉堡入寇綱雲州守備也聞警以家丁數十騎馳至求鎮堡據險與虜對射虜疑有伏不進先是督府令延綏游擊陳言以一軍駐北路近地曰備北路綏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陣官趙昇呼曰北虜不通大舉者恃山險也稍緩虜出險矣言乃介而馳虜望見兵至少却綱因馳入言軍請身爲先率言喜遂同進戰凡數合虜皆北綸赤城守備亦以家丁邀虜奪被虜人口牛馬同言綱追虜出塞還是役也綱綸皆以數十騎赴戰而言兵與虜分合者數故士人稱綱綸二校勇延綏兵喜野戰云

於戲余于是而知虜情也鶉鴿峪之戰不利則趨而之東張家口之塞旣嚴則轉而向北百道窺伺以乘

我隙虜之常也又于是而知戰也張達之鐵裏門也以千人王邦直之鶻鴿峪也以數百人易綱戴綸之雲州赤城也以數十人勝不慮前退不慮後亦虜之常也是故謹内外之限以極其防作爪牙之威以奪其勢孰謂虜不可破邪於戲昔歲鎮兵以數萬衆尾之不敢發一矢者此虜也諸人以千人數百人數十人瞋目直前而走之者亦此虜也是豈不在上之人所以信賞必罰以鼓舞之與

九月乘塞兵還鎮

總督侍郎萬達復上疏曰沿邊城堡額設官軍四時皆防者常戍之兵也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陴馬軍列營者防秋之兵也防秋之兵秋盡而徹此自常規邊臣懲二十三年之後過爲疑慮將領以委撫鎮撫鎮以委總督然臣愚不敢猶豫持兩可者誠以閫外之寄有不得而辭也夫遠戍軍士與土著不同冬來衣糧不便饑寒切身雖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解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虜方衆強草枯氷結欲保其必不出沒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臨敵即不資異鎮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罷還

嘗謂事有權變役有久暫機有進退一而守之非愚即庸也夫備虜之道謹烽明燧堅壁清野而已盡此而有不獲則餙兵介馬惟有戰耳秋之宜防謂農人收獲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于我得遂深入也秋盡冬初西成告畢可守可戰正在其時誘之入以老其師縱之掠以分其勢設之伏以邀其歸擣之巢以疲其捄皆所不廢也而顧揭旌倚戈林林總總于塞垣之上乎是故讀督府罷乘塞之奏而知君子臨事有潤色之功也

二十六年春正月更河南戍兵番期

河南戍兵舊春秋兩班至鎮春班以三月朔八月終代秋班以九月朔二月終代近虜寇在秋乘塞力不足巡撫都御史錦上言曰役貴及時兵尚實用若使諸軍一班以五月朔至十月終代一班以六月朔至十一月終代是不失兩班之制無增一日之勞而邊塞得全軍之用也

從之

罷戰鋒營

初巡撫都御史王儀總兵官郤永議置戰鋒五營以信智仁勇嚴爲號皆拔選各營精銳月加食糧五斗

而以廢棄將領統之于是諸伍夕空籍且憤惋見擯所選復驕縱廢棄將領亦往往不自重二十三年虜入諸戰鋒復畏避不戰于是鎮人益不平至是總督侍郎萬達上疏極言其弊始罷置戰鋒求意也而王公信之二三年間所費增米甚侈又使部伍解體大不可用故土人之言曰王公撫宣莫失于薦求求之誤王莫大于戰鋒

總督侍郎萬達上安邊書

虜患以來歲調客兵甚衆皆于夏月至鎮入秋則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馬兵列營號曰擺邊然山西懲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將亦如邊鎮歲費大增而山東河南之間一切搔動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虜寇即至一時倡議諸臣俱伏重憲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後期不解而宣府中東北路大同西東路故無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羅列沙磧識者危之總督侍郎萬達至鎮分布諸將申飭節度曲盡便宜騎營步屯始相聯絡且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于是鐵裳門鶉鴿峪張家口膳房堡雲州諸戰率皆以寡敵衆虜始疑懼有進貢之請矣萬達嘆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

不去余終負

國家也爲安邊書上之且曰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西籍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東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城城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見施行

附近年虜情論

蓋夫自北虜桀驁以來內而廟堂之所擬議外而總鎮之所經營蓋亦竭天下之思不遺中國之力矣施爲次第講究歸極固可按而知也是故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而我應變規畫偏全之各異要之即往可以証今因今可以垂後也夫自虞臺失利虜人肆欺而又重之以雲中之變叛人悉心爲彼嚮道虜遂侈志謂可憑陵于是大舉則深入小舉則近入邊事紛紛無有寧日然小舉不過其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大同之寇多始于甕城懷仁而極于朔應山陰宣府之寇多始于張家堡膳房口而極于東西二城蔚州廣昌自巳亥一歲三犯鎮兵不支虜遂以宣府爲殘破而以鴈門爲不足

馳矣于是連年大舉直抵太原聲動平陽氣凌遼沁由是西而澤潞東而直隸千里搔然競圖守禦此虜情一大變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則多霖妨其馳突秋深則無禾靡所因糧故甲辰之寇則復舍置山西專聲畿內一入蔚郡徑薄廣昌以爲紫荊而南甲馬既稀生養復庶可全得志不復間關由是京都震驚防禦四出此虜情又一大變也故曰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也國家之禦虜也自成化弘治以來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賜陽和諸口皆常經理以爲虜衝庚子以後太原怵于凶焰平陽亦懾先聲

山西置將招兵動以萬計歲運奏討與宣大同而北直隸之築堡鄉村河南北之屯兵渡口日繼一日督責相先此禦虜一大變也遂其改慮復軫京師紫荊倒馬屯以重兵宣大諸邊千里櫛守未秋而集既冬未弛步卒倚戈于墻馬兵連營于內糧芻犒賞以百萬計姑備目前罔知稅駕此禦虜又一大變也故曰應變規畫偏全之各異也夫飲竭于敝卮補漏耶止江濁于行潦澄源乃清虜之所以南犯山西東聲畿輔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補而源未清也紫荊倒馬是曰近畿重兵守關亦無不可而山西之徵調紛紛內

垣重擺東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筭之過乎宣大既係要衝宜謹哨探迎戰于近邊擊邀于既入亦無不可而設險未周守株是困長圍羅列動以踰時或者筭之疎乎懲庚子之深入則內垣之擾不辭鑒甲辰之掣兵則外邊之擺愈久時勢逼迫左右爲難此智勇之深憂豪傑所自失也三二年間督府輸誠布悃不憚于履危補弊救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須乘塞之節度則後必有程定援救之便宜則兵不虛設併守之議建則外邊之備嚴而三鎮篤同舟之濟內調之兵減則不經之費省而邊境漸出著之兵可謂極濶色以從權遵時宜而合道者也觀者但知夫轉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績而莫念通變之苦心也於戲即往可以証今因今可以垂後異世之下其尚多感也夫

夏四月築長城

初督府上安邊書言宣府西路長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勢且城成而不式與役興而不終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地初築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虜患緩急以爲工役次第數年之間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無繼而沮矣

從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爲極衝二百六十餘里爲次衝城之而又增城先年東西中路未城者百餘里

此宣府長城之築爲中條理也夫

國家屯重兵轉供應以給邊鎮爲禦虜也邊鎮不能禦而山西別爲塞稱爲內邊且多募兵置將如邊鎮河南山東遍築堡斯所謂不止水于堤潦而障之于汜濫也夫邊鎮之備不可弛而中土復自爲備邊鎮之供應不可減而中土復自爲供應幾何不至于內外無成本末俱困邪是故城外塞而罷中土之兵議併守而減客兵之調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附總督侍郎翁萬達邊關圖說謹按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揷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

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山層崗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爲眚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由來者漸有險不設同于無險故設險云者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增崇垣外築崇垣長遮絕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輳比之金湯我

皇上今茲所宏創皆前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遣內卒協戍外邊備虜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爲善經迺若禦冬防河成規具在人差緩矣臣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目期于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于其始而廢于其終邊工動費

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

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藩疊嶂險在地者也謀臣猛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攄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所侈望

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外邊長圖說

謹按所圖外邊墻詳矣而畧於內諸關者以外邊特重又墻方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墻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巍附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缺一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夕食少工格鬬喜抄掠彼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筭者我十一而虜十九也是故我以必守爲勝而匪墻焉氊幕鄰邇揮鞭山凌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偵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實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度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猶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秋七月鎮兵乘塞

九月乘塞兵還鎮

二十七年春正月詰邊

時虜伺墩卒間犯天城督府下令詰邊詳見大同紀

秋七月鎮兵乘塞

九月北虜寇隆慶總兵官趙卿敗績

初宣府以西中路爲極衝虜歲犯之北路號巖險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巢北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朶顏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營虜得東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後急西中路近西中路長城成虜遂數來往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懾逃避或曰爲大營虜殲焉二十五年虜遂犯雲

州與守備易綱迸擊陳言戰不得志而去復謀曰北路險遠即入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右腋窺隆慶隆慶素不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時督府料虜必東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以止驅猶築防以障流防不備則水注于不備之地防既備則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虞大同則大同長城成虞山西則併守議定虞宣府則西中二路長城舉後矣所不備者北東路也財力有限工役因時今未能即城北東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申警備是遺之門也于是布兵設伏倍于往時九月諜報虜窺鎮安督府檄總兵卿曰鎮

安之險可據也扼鎮安虜不能入矣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府以爲無慮繼報虜攻獨石卿遂悉軍走獨石而虜遂由鎮安斜坡嶺入督府聞卿棄鎮安走獨石也驚曰虜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行三百里抵懷來西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長安嶺死地也分遣精銳間道截擊鵰鶚合河黃家白草之間我可以一當百卿故儒吏善談論而性實懦怯徒以廉謹爲時重得檄不敢發爲危語曰督府悞矣虜已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在京師與

皇陵耳今不匿形稍縱之南而分兵截急彼見兵進必東奔東奔則畿甸皇陵搔動矣十輩謁止督府督府繫其使發令旗促之卿仍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求由是隆慶求寧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耶進也則自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比至虜營噪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于是督府腿胷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雲也乃上疏自劾及論列卿罪

詔遣瑣闥近臣出覈之覈如劾論者猶惜卿廉謹

詔奪兵白衣還伍督府亦奪三官

尹畊曰隆求之役余馳至軍中省督府見公腿胷悔不早易將及伏劍歃斷卿首又罷兵還也駐節哭死虜者嘔血未嘗不仰天長號涕泗橫流也蓋傷事功不易云夫銜亭富平古人難之矣彼馬稷任福者非世所謂英敏特達勇決可將者邪而竟至于軍覆身死貽禍社稷何邪又二人之心未嘗一日忘知己以稍弛國家之急效謀議罄心力而卒無成且居嘗獻替無不上當孔明魏公者而臨事大繆遠棄制旨以取僨沒將帷幄行陣異邪夫孔明志興漢魏公志誅元昊忠憤之氣至不恤身殲舉世求將亦以爲此兩人者無能雙也而竟大繆不然何邪將世俗所謂有天數非人力可勝者邪噫未嘗一日忘知己而卒無成平居獻替當人意而臨事繆舉世求將以爲無雙而用之不然古人之難如此而況心存徂詐至出危語以惑軍居嘗謨議已審得其鮮實欲易之而不遂登壇分閫徒取廉謹屬之本兵而督府不得預其難又何知也事功真不易云然馬稷竟伏違制之誅任福亦著歸元之節卿也論素推行得免斧鉞則聖朝與善之長取人之周也爲卿者宜何如爲心邪是故食馬絶纓之報卿必有繼也

附尹畊九宮私記隆永之後督府促進軍邀擊總兵
卿堅執以爲不宜逼虜東下督府雖不從然意亦少
沮往反督促間虜遂抵隆永矣論者有謂雖殘隆永
而不震驚
陵寢卿議是有謂進軍可使虜懲督府議是客過九宮
山房而問尹子尹子曰督府議是也天下之勢不進
則退彼弱則此強夫道鎮安寇隆永虜故無是也下
長安嶺出板搭峪蟻隨魚貫間關于溪澗崖谷之間
虜其時懼矣截而擊之大可以縛元凶小可以斷歸
弱一戰之後虜人馬瘡痍弓矢殘缺尚敢歷重險冒
戈甲入內地乎且分擊則虜警備虜警備則不暇掠
不暇掠則乏食虜能旬日人不飯馬不餼乎古今天
下未有兵敗而尚前尾戰而深入者且虜與我戰不
利矣乃不自虞其歸之難而進犯畿甸今匿兵無聞
四野掠食縱兵以入不有後艱顧不敢進邪夫匿者
誘之使深入也代谷之伏冒頓欲高帝至平城馬邑
之伏王恢欲單于至馬邑也今惡其深入而顧匿兵
誘之豈所謂有餘而示之以不足不足而示之以有
餘乎故嘗曰鄉勇不足當督府之戮蹤而危言以惑
軍罪無能逃違節制之誅而假深思以自文者也

乘塞兵還鎮

大有年

二十八年春二月北虜寇滴水崖守將董暘江瀚死之虜遂寇懷來總督萬達及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破之

二十七年之寇督府策其由滴水崖入已而由鎮安入督府大喜以爲虜蹈死地可殲也而總兵鄉懼不敢前督府望之是後恒檄將校曰虜悔前後矣再入必滴水崖故今春即議伏兵滴水崖諜人藍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督府異之以語兵備副使魏尚綸尚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伏勝誓死報因使入虜中爲間還曰虜聲言西下而數詢被虜人隆永間事必東寇也于是督府再署檄檄總兵卿曰即將所部于北東路適中處若滴水崖塞下堅壁以戒不虞尚文大同總兵官宿將稔兵事鎮大同者數年矣雅以私惠得士卒心然尚文爲人矜已護前頗幸隣鎮事變時有歸正人至塞語墩卒曰虜馬首已東將趨明沙灘矣明沙灘者獨石塞外地也藍伏勝時巡塞聞其語驚曰事急矣走白督府督府使視歸正人則守臣繫鮮詰尚文尚文聞虜東即稽其鮮曰送

督府須易公牒也留三日未發督府聞之曰虜審東矣厲隣鎮以張已能猾老故態也時總兵卿以隆永之役在論未有代督府廼檄尚文曰已悉虜情即日東寇宣大相援制也其以兵援滴水崖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言之且曰卿旣獲罪待者未至已令尚文戒嚴東援滴水不若令尚文暫代卿將乞詔旨促其速至尚文初得檄猶豫會命下乃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塞矣暘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總兵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西風大作乃令于軍曰不必結陣五人爲伍鴈行疾馳有警人自爲戰人自爲捄鼓聲大振揚塵蔽天未至虜營十五里虜援營遁尚文以久戰士憊不能躡也兵罷還鎮始督府疏調尚文論者以遊兵有應援之責主將無暫攝之例疑焉當路者主之曰兵有先聲將專閫外不宜異同以失事機行之及是邊人舉

廟謨能決策云

是役也人多難尚文獨難督府人皆神督府之料敵余獨神督府推心置人腹而得其用焉何者藍伏

勝之死不貸則間諜無人董暘江瀚之軍法不明則滴水易入若督府者所謂修之于罇俎笑談之間而得之于決機爭衡之際也雖然趙卿不退避鎮城則暘瀚不死尚文不問關七日則塞垣不隤裴蹤非難走摶爲難何古今異狀也

附總督侍郎翁萬達論石柱之戰疏

虜自去秋殘傷隆未積聚所餘狼貪不屑蓄謀再舉糾衆倍加且欲逞志于遠抄非徒縱噬于近掠也宣鎮無能虎之將有隙可乘關南在唇齒之間得利爲便臣知其故欲防未然預檄隣兵良非得已而獨謀多懼羣慮需疑

苟

聖明之俯納臣言幸輔部之議襄至計俾臣疎劣得奉周旋度緩急于一時責利害于能將先期徵裴一戰稱雄因而獲功遂成退虜但賊之圖爲大舉也時屬春初路窺滴水蓋不幸而臣之慮中矣其未露形旬日之前也臣屢檄宣大將校拳拳以滴水崖爲言不厭再四其見之奏疏案牒者可考也使諸將能早相聽從近者量集遠者疾馳固不必焦頭爛額而曲突徙薪之功成矣惟其怠棄臣言以致損傷兵衆故臣于其功罪敢究竟言之也

三月城北路內塞

虜旣連犯隆永總督侍郎萬達嘆曰虜之爲患猶泛濫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注隆永矣夫隆永者京師北門也城諸路以爲堤遺隆永以爲壑愚竊懼焉乃上疏備言虜因諸邊成而逞志于北路北路險遠爲塞八百餘里非惟不可速城即城亦無所需登陴者欲于鵰鶚長安嶺龍門衛之間酌量形勢別爲內塞西接中路之六臺子墩東接東路之永寧墩別置兵乘之以專障隆永重屏

京後其北路兵將則自守外塞另爲藩籬從之

曰內塞者何別于外塞也曰北路者何後止于北路也有外塞矣何以復曰內塞外塞以界胡內塞以屏京後拱元首者周四肢也諸路一也何以止于北路曰諸路之外塞迄工北路之險遠難恃疎郊原者謹門戶也胡不謹北路之外塞曰力不足後也兵不足乘也遏敵于險遠非逸我疲人之法也胡不通諸路而內塞之曰西中路之翼鎮城也阻重關也致謹于外塞得扼險守要之道也不幾于外北路乎曰天閣九

重以待暴客帝王之常也不聞以一垣之隔爲棄置
也然則斯不易之畫乎曰何不易也捄時之急也興
和復而北路之塞省朶顏徙而
京後之藩厚大寧復而遼東之勢連是當以時講也
附總督侍郎翁萬達請城北路內塞疏臣聞首尾腹
背之論定而後形勢明輕重緩急之分較而後便宜
得臣本書生不諳戎計然嘗識險夷于馳騁稽難易
于籌思頗得其槩不敢不遂言之夫天下形勢重北
方以隣虜也然我
朝形勢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
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我
朝都幽薊偏東北漢唐偏西北故其時實新秦開朔方
城受降不但已也我
朝偏東北則
皇陵之後
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但已哉
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數警也然近時便宜與往年異
往年虞山西近時虞
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宣
府北路之藩籬不固則隆永急往年急太原其時內

邊之修外邊之築建議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永
則
皇陵之後
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又可已哉
國之後門猶人之肩背養其肩背以衛其腹心蓄艾七
年防危一旦察脉觀兆不見是圖乃今則病形已見
矣夫往年城紫荆倒馬諸邊備畿輔之西也城鴈門
寧武諸邊備太原之北也紫荆倒馬有宣府大同以
爲外扞鴈門寧武有大同偏老以爲外扞且猶爲設
重險隆永去

神京二百里而近無外扞足恃而重險不設專恃北路
非計之周也且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由朔
州以窺鴈門志太原平陽也二十三年之寇由蔚州
廣昌以窺紫荆志真保定也塞垣成而鴈門寢謀鐵
裏門鶉鴿峪戰而紫荆絶望虜情可推而知也昨歲
豕突于鎮安今兹狼顧于滴水搖尾以歸駢首不解
其志欲何爲哉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往之經畧所以
裕今今之措注不思善後封疆之臣其敢一日忘其
死邪往年修邊之後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
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勿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

海冶之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臣亦每有撫處之議今西中路塞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沮而朶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盖数倍也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不過三萬除城守站遞諸役防秋擺邊僅得二萬兵分于地廣備踈于無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又敢一日忘其死邪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利宣之北路谿谷僻仄之域貧瘠之區也往年不数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無所于利近兩入寇志在内地内設重垣虜計斯沮不窺内地則外諸城堡昔爲大舉必經者勢亦自緩而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絶其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逡巡前却于谿谷僻仄之間攻不可隳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覆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内險以扞

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輙軼內險復成椅角外邊兼理堡寨進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內險專事隄防近以翼蔽隆永遠以係籍關南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人謀者也擬于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可守者循其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爲更改又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連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乘守別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世之論者或不審乎形勢而有隔絕獨石之疑臣則曰王公設險重門待暴築城以居不爲棄郊畫境而守不爲棄鄙今紫荊倒馬鴈門寧武雄峙于內未嘗隔絕宣大偏老也而內險之設顧爲隔絕獨石乎或不察乎便宜而有工役難成之疑臣則曰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版築偶興而虔劉可免轉輸暫效而徵調終停今北東二路外邊七百餘里修築不以爲難也而內險之役顧以爲難乎若以重防于

京後爲過憂不專力于外邊爲示弱則是有見于四肢痛隱之切身而不思元首腹心之不可以並論徒知夫尺寸進退之所係者重而不知彼此之相濟利害之相生事有機權不可執一也

附尹畊長城或問

或問長城古乎曰古也盖自文王始而宣王之北伐盡境也復城朔方宣王城朔方築城扼要也若今之長城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于白肉而無睥睨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爲生民害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圍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巔崖樹

抄之間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賛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攘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霸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以避恙也而鯀以之治水鯀堤以扞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州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没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

相及矣而獨曰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縣則萊夷伐内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戰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長城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

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懇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役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知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畊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

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
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絶汲汲圖營以實後
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
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絶塞
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
國初爲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
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
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
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
陟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
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
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
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

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成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敵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褒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捄時有要也然有

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畊夫鼠竄畊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矢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鈇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

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
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虎
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
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未隔今時亦有之
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
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
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
而野易清也攻相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
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
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
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
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
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
約以盡清野之實固
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夏四月郭宗皐爲巡撫都御史

五月城寧遠諸堡

往城東路長城以虜寇鮮至之故多循舊趾總督侍
郎萬達憂之及是巡撫都御史宗皐曰東路近
京師不躬度敢安居乎于是督府大喜曰與吾共

國事者郭君也乃同以輕騎循白河而東遂出塞登高山下視之特虜騎出沒山下甚衆二公不爲顧已而命故副總兵徐廷故參將劉環曰爾一以健騎循山而北至某其山必合可垣一以健騎循山而南至某其河必通可爲縣樓又鎮南墩至薊州火焰墩不三十里可合虜衝光頭嶺至未寧墩不百餘里可接內塞反命皆如筭遂城長城如畫由是盤道荊棘黑峪黃家白草之間俱腹裏矣又黑峪有路可通獨石轉輸大便所得虜地可耕者萬頃二公大喜曰以此招募東路足兵矣因視地形城寧遠清遠遠三堡以居招募之卒東路雖塞鄙然地勢漸南水草禾稼甲于他所及是聞良田可墾者衆士民亦皆雲集撫臺曰兵民當雜居民墾田則賦租兵墾田則世業也爲魚鱗圖分授之

說者謂人同邊事易籌宣府難籌何者大同有地可墾弘賜五堡城則墾五堡之田而贍戚胡九堡成則墾九堡之田而贍宣府山險峻隘土壤俠近無田則招募難行匪招募則軍伍不實茲舉也衆咸謂有天助然非重臣之親授幾失之矣

附總督侍郎萬達請會議內塞戍兵疏

臣聞設險而

不守與無險同聚兵而失養與無兵同盖險本資人
兵難去食城朔方者出六月之車戍宗周者班諸侯
之餼其所從來遠矣我
國家封殖邊塞番閱鎮兵奠安
神京過禦外侮規模大較與三代同數年以來北警頗
劇賴
皇上
神勇赫怒
謀斷奮施飭險訓兵督戰厲守亦既行之有成服之無
斁矣然近日虜窺隆求妄有垂涎上兵伐謀其次伐

形臣雖愚昧何敢忘之其宣府北東路修邊事宜已
經具請見議舉行臣不敢復有瀆論但東路雖係加
修舊邊而其地素稱險峻士衆甚少原無擺守之兵
北路則係創建內險籍以屏障
神京事例攸始宜盡區畫之實又虜馬素便于架梁而
外兵非可以內掣今計北路內邊與東路舊邊相接
約長二百一十餘里非得二三萬人乘之不可其奇
兵之布伏于墻外應兵之援援于墻內者尚不與也
則夫東路之增兵北路之設兵容能已乎況今圖事
已屬春深版築未施壁壘先布比其完役便是防秋

改弦更張勢所不及除酌調別鎮客兵以爲奇應量
處本鎮土兵以爲擺守客兵數目調至具題土兵供
費隨宜請補外念惟防邊大役遣戍重勞人之常情
不有樂聚不可使之久居不有祿利不可使之履難
聖明御極百度惟新而經
國籌邊安內攘外若是其大且重者苟且便益不思遠
圖是非臣子揆事慮終因便審畫殫心竭力以事
一人之誼也且近時邊事各有不同如大同頗易于養
兵而宣府則否宣府西中路尚堪以畫守而北路則
難不可不察也大同之北地美水草無大山谿弘陽

五堡建而後屏嚴破胡九堡成而營田闢倚地可以
招軍籍軍可以乘塞宣府則谿谷邃密逼臨虜巢境
土無所于因屯軍無所于濟事體有不同也宣府西
中路素通大舉戒備有年故大小白陽張家口葛峪
堡之間雖當衝要兵馬足支北路則邊連千里兵不
萬人將校土人舊所從事者李莊諸虜而已此虜既
殲大營遂合則其事體又有不同也夫今之擺邊即
古之城戍今之防秋即古之交番宋程頤曰古者戍
役今春遣行明夏代至仍留備秋過十一月乃歸其
明年復如之每年秋及冬初皆有兩番在圍正謂此

也然三代戍卒皆躬赴所役捐生產離骨肉有至隱痛者是故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懇惻撫之憫其難也漢則正顧不同更有三品曰卒更躬役也曰踐更過更皆顧役也但踐更則人自爲顧過更則歛應役者之錢官爲之給戍者徵有不同耳今擺守不足勢在增兵增兵之科清勾徵調招募三者而已除清勾籍係正軍伍爲定額非戍後者倫又止徵調招募而已徵調取之他方所謂卒更招募資之土著踐更過更無不可也漢晁錯曰遠方之人不知胡人之能言徵調不如招募也宋蘇軾曰錢到民手未免妄用言踐更不如過更也夫宣大之地古材武之地也其俗摽悍其人勇烈誠即給之器械厚其糧廩使伍什隊司以相攝親識隣里以自占授其豪傑者以爲之長貳結其富力者以防其逃亡盛兵可集也但國家財力有限軍旅事殷一編令甲待哺爲常介冑之臣敢忘度支之恤乎雖然禦虜重事也以扞蔽神京至計也往年太原告急內邊設險紫荊倒馬之間尺列寸守其直隸河南山東之民不有寧也自宣大之邊戍併守之議定歲省公費六十餘萬其私于民間者不能計也真保定河間諸府之民素有弓箭之

社技藝之名但使厚其賚發勤其撫循則雖徵調爲守如漢之卒更亦不爲過而況議其顧役邪若寃而論之招募而不清勾則失之于彼而取償于此既非爲政之體去者倖免而來者不拒又難服衆之心理有未通也清勾而不招募則環甲厲戈之實缺而勝衣趨拜之名存納官字孤之典明而投石超乘之技乏功有未付也至若徵調雖可以濟用而力役不堪于持久行者接踵于道途何以有息肩之望居者疾首于瓜代何以遂寧居之私勢有不行也故嘗繆爲之酌曰初事必資于徵調所以救時少緩必籍之招

募所以一效寃竟必歸之清勾所以復額以政理較之則徵調不如招募招募不如清勾取諸民者有煩省也以事勢較之則清勾不如招募招募不如徵調措之用者有蚤暮也是故徵調以月日計招募以歲年計清勾以數年計然則東北路之乏兵不得不以徵調濟目前招募清勾求善後也夫宣府兵額固九萬餘矣今實在者十之五六而已逃亡之數隱射于因循補鮮之方脫漏于賄賂欲求無損何可得也故又不得不議清勾以求復額事招募以足清勾之不獲者也然是二者事無專責則但具虛文督責太嚴

則外生他事竊見副使魏尚綸見理朔州道兵備才
識資力良可付托若以二事責之使得久任以求實
功當必有大就立也但本官以去秋出塞之功奉
明旨應陞一級即其品次當是參政職銜臣愚以爲使
尚綸陞加前銜仍留舊任俾舉二事以濟時急他日
著有勞績容令軍門錄
奏遷轉如山西營田留用副使某事例庶事有專責而
亦不至于外生他事也臣本愚暗復處軍中鮮僚屬
士人共相商確前項事宜直述鄙見伏乞
下之廷臣會議可否庶事有定方責效爲易也

論曰上谷故燕屬也風聲氣習與趙代同然春秋之時
北燕罕與會盟其在戰國燕亦最稱削弱破于山戎而
齊桓置之并于齊宣而樂毅復之其時不聞有上谷以
爲重輕也盖自涿鹿薊都釜山罷會葷粥漸逼疆埸不
支夏后之所徂征商周之所荒斥亦岌岌乎難矣夫夾
輔周室號稱賢聖者非太公召公乎而太公封齊召公
封燕不以爲遠且陋也太公之之國也未至而萊夷爭
彊召公之循行阡陌也每每舍宿棠下不敢輕煩其民
以和其國則當時之所以披荊棘興教化殖中國攘外
寇者亦既勤矣而東胡之盤據于西山戎之跳梁于北

無能一徙而空之彼時上谷烏能爲燕有邪且燕之破于山戎也惟南仰齊捄而不西假晉援盖亦以三胡阻隔無能爲通耳夫以區區之燕而雜居于三胡之間譬之病夫既以千鈞壓其首復以百鈞縋其肩其不至于匍匐就斃也者幾希傳四十四世而亡甘棠之澤也嗟夫西北東南天地之大分也形勢既殊資稟亦異而隣戎之遠近罹禍之深淺又不相同以故幽薊事侈靡而上谷崇剽悍幽薊盛管絃而上谷衽金革幽薊喜客遊而上谷食死士上谷之有無豈不足爲燕重輕哉以今觀之不始禍不助惡不忘本不染夷上谷亦美習矣何者漢初之亂也以臧荼盧綰東漢之亂也以彭寵漢末之亂也以公孫瓚唐初之亂也以高開道唐末之亂也以劉守光宋初之亂也以石敬塘宋末之亂也以郭藥師釁起他方不始禍也榆罔敗于版泉蚩尤戮于黎谷拒五校之寇斬彭寵之使公孫僞置則共殺其長吏劉琨合衆則自援于中山舍逆取順不助惡也立卒史以存燕謁盧奴以從漢納劉虞以歸仁捄符丕以念舊請分鎮以藩唐競歸正以尊宋情鍾故主不忘本也葷粥逐而釜山之符合秦開用而東胡之跡奔造陽棄而邊圉之守固胡市開而青冀之力蘇嬀州置而突厥之難

息生口援而左衽之心革義存外攘不染夷也是故得之者興失之者亡光武以共功名克用以威河洛匪止爲輕重也雖然地處極邊禍生所忽絶繼之武不繼則東胡肆陵里閈之恩不終則匈奴構釁烏桓之居不謹則疆事日增吏民之徙旣南則毡幕內逼鮮卑貊人時豕突于北平索頭越勃亦鼠竄于廣寧千載而下蓋有不得玩其機而失其勢者矣我

國家聯宣大爲一身通河隍爲右臂可謂備東北之輿圖極全燕之形勝也而大寧之戍不存開平之都久失三韓遺種孰非野心是故謹微漸者往往有自西徂東之慨也

兩鎮三關通志卷四